

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 编
东南大学出版社

ORIENT CULTURE

东方文化

第一集

东方文化的研究与交流，
旨在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
增进世界人民的友谊，并促进
新文化的创造。



中国是世界的东方古国，中国所
于世界的东方，东方是人类文化的大摇篮。
东方文化瑰丽奇崛，丰厚粹
深。



喜東南大學又出新苗

盼東方文化再揚四海。

賀《東方文化》創刊

韋 鉉

九〇.十二

编者的话

东方是人类文化的一大摇篮。

东方文化瑰奇斑斓，丰厚精深。

东方文化数千年传演不息，成为人类取之不竭的宝库和开拓未来文明的坚实基础。

中国是迷人的东方古国，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支柱。中国文化不独将自己的传统远播到四邻的亚太地区，同时也以包容互补的胸襟吸取和融合外来文化，正是这种播化与整合的长期作用，在太平洋西部，构建起一个体系分明的中国文化圈。

《东方文化》系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主编的学术性丛刊，它以中国文化及亚太文化为研讨的中心，特别着重于中国文化圈内各种文化现象及文化历史的纵横考察与比较探究。其宗旨在于：弘扬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洞悉东方文化的发展规律，促进新文化的创造，同时繁荣学术，建立和发展广泛的学术联系。

《东方文化》的研讨范围包括：文化理论、神话研究、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比较文化、本土文化、旅游文化等。在学科领域上，将涉及哲学、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以及艺术等方面。

《东方文化》暂定每年一集，它既是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的学术阵地，同时也是海内外学人共同浇灌的园圃，我们热诚地希望它在学术界同好与读者朋友们的支持下，年年争妍，岁岁流芳！

《东方文化》编委会

1990年9月20日

目 录

把中外文化的研究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

——在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戈宝权 (1)

神话研究

巨人——齐鲁神话与仙话的艺术概括……………袁珂 (4)
神话是民族的灵魂……………萧兵 (10)
中国宇宙神话略论……………陶思炎 (16)
蓬莱神话与灵魂崇拜……………周明 (26)

民俗文化

植物与民俗

——一个敦煌民俗比较研究的课题……………高国藩 (33)

鸡的民俗

——比较民俗研究初探……………[南朝鲜]任东权著 谢建明译 (40)

藏族原型数字“九”的文化意义……………林继富 (47)

南通童子会研究……………徐华龙 (55)

略谈中国墓碑……………何松山 周建成 (63)

比较文化

从神话、民俗看阿尔泰文化源流……………姚宝琰、叶舒宪 (66)

哪吒闹海故事考论……………万书元 (76)

文化论坛

文化起源与文化个性的生态学研究

——人类学个案考察报告……………王海龙 (87)

空间·符号·文化

——城市空间的符号学分析……………江德兴 (94)

有关传统文化的几点思索……………朱宏仪 (100)

论社会系统内文化对经济的影响……………许苏明 (103)

建筑文化

- 南京近代建筑文化的演变.....刘先觉(108)

文化历史与文化哲学

- 中国文化合流中的儒、庄、禅美学趋融性结构.....吴功正(112)
梁漱溟与五四时期的反科学主义思潮.....郑大华(121)
论中国文化和文艺现象中的时间意识.....樊波 常峰(128)
叙说八卦太极图.....李仕滋(136)
《四书》伦理结构与传统道德精神.....樊浩(153)

文学与文化

- 论宋词融摄佛道思想之诸种形式.....史双元(161)
论南宋江湖谒客.....张宏生(171)
《左传》梦事考辨.....张亚权(183)

语言与文化

- 从状态词看东方式思维.....刘丹青(192)

宗教文化

- 佛教初传我国探析.....陆建中(200)
龙门样式南朝起源论.....(日)吉村怜 阮荣春译(206)

田野调查

- 苏州上方山的民间信仰活动.....蔡利民(215)
南京江东乡的朝山庙会.....许 苹(221)

人物专访

他和风景对话

- 访东山魁夷.....陈德文(224)
论文摘编.....周星(227)
东方文化座谈会纪要.....沈群红 谢剑鸣(234)

CONTENTS

Preface by the Editor

Carry out Extensively the Research in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A Speech at the Inaugural Meeting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Orient
Culture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Ge Baoquan (1)

STUDIES OF MYTHOLOGY

Giants—A General Survey of Art in the Myths and Xianhua of Shandong
..... Yuan Ke (4)

Mythology Is the Soul of a Nation..... Xiao Bing (10)

A Tentative Comment on Chinese Mythology about Universe
..... Tao Siyan (16)

Penglai Myths and the Worship of Souls..... Zhou Ming (26)

FOLK CULTURE

Plants and Folk Customs—A Subject on Comparison in Dunhuang Folk

Customs Gao Guofan (33)

Folklore Concerning Hens..... (South Korea) Im Dong Kwon
..... Translated by Xie Jianming (40)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Nine" in Tibetan Origin..... Lin Jifu (47)

A Study of the Boy Play of Nantong..... Xu Hualong (55)

A Tentative Comment on Tombstones in China
..... He Songshan, Zhou Jiancheng (63)

COMPARATIVE CULTURE

How Myths and Folk Customs Bear on the Altai Culture Genesis

..... Yao Baoxuan, Ye Shuxian (66)

An Inquiry into the Tale of Ne Zha's Rebellion Against the Dragon Kings
..... Wan Shuyuan (76)

CULTURAL FORUM

The Ecological Research in Cultural Origin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 Report of Individual Cases on Anthropology..... Wang Hailong (87)

Space • Semeiotics • Culture

—An Semeiological Analysis of Urban Society..... Jiang Dexing (94)

Reflections on Traditional Culture..... Zhu Hongyi (100)

The Influence of Inner-Society Culture upon Economy..... Xu Suming (103)

ARCHITECTURAL CULTURE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Nanjing

..... Liu Xianjue(108)

CULTURAL HISTORY AND CULTURAL PHILOSOPHY

The Trend of Mixture of Confucian Aesthetics, Zhuangji Aesthetics
and Buddhist Aesthetics in Chinese Culture..... Wu Gongzheng(112)

Liang Shuming and the Anti-Science Trend of Thought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Period..... Zheng Dahua(121)

Time-consciousness in Chinese Culture..... Fan Bo, Chang Feng(128)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ight Diagrams..... Li Shizheng(136)

Ethic Structure and Traditional Moral Spirit in "The Four Books"
..... Fan Hao(153)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e Various Forms of Absorption of Buddhism and Taoism into
the 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Shi Shuangyuan(161)

Itinerant Minstral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 Zhang Hongsheng(171)

Discrimination on Dreams in "Zuo Zhuan" Zhang Yaquan(183)

LANGUAGE AND CULTURE

Descriptive Words: Evidence of the Oriental-Styled Thinking
..... Liu Dangqing(192)

RELIGIOUS CULTURE

An Explorative Study of the Early Spreading of Buddhism into China
..... Lu Jianzhong(200)

Longmen Features Originating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 (Japan) Yaoshi Molale, Translated by Ran Rongchun(206)

FIELD WORK

Folk Belief Activities Around the Shangfang Mountain of Suzhou
..... Cai Limin(215)

Te Caoshan Temple Fair in Jiangdong area of Nanjing..... Xu Ping(221)

PEOPLE

He Talks With Scenery
-A Visit to Higashi Yama kai..... Chen Dewen(224)

ESSAY DIGEST..... Zhou Xing *et al*(227)

把中外文化的研究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

在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戈 宝 权

今年5月10日，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开展对东方文化，首先是对亚太地区文化的研究，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江苏省和它所属的南京、扬州、苏州等市，地处黄海和东海之滨，东临浩瀚的太平洋，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因此在江苏省的首府南京市成立这样一个研究机构，是更具有它的特色和意义的。

一讲到中外文化的关系，我们首先就会联想到中外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问题。中国位于亚太地区，很早就同它四周的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形成了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的传统，这个传统一直持续至今。

我们首先来谈谈同我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据《史记》的记载，秦始皇曾派山东的方士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前往大海中的蓬莱、方文、瀛洲三座神山求长生不老之药，结果一去不返。相传在日本的和歌山县新宫市等地，现存徐福墓和徐福祠，说不定徐福当年确曾航行到过当地，亦未可知。

关于日本和中国的广泛交往，主要是公元七至八世纪我国唐代两百多年间(630~894年)的事。当时日本建立了遣唐使和遣唐僧的制度，一共派遣过十九次，每次五、六百人不等，来到我国访问和学习唐代的文化，其中如诗人阿倍仲麻吕(中名晁衡)曾和李白、王维等唐代著名诗人交游和唱和。又如僧人空海(弘法大师)来中国后曾学习密宗，其汉学根基很深，著有关于中国诗文的《文镜秘府论》。在今天的西安建有阿倍仲麻吕碑和空海和尚碑，就是纪念他俩的。在这里还要提到江苏扬州大明寺的高僧鉴真和尚，为了向日本弘扬佛法，曾五次试图度海前往日本，只有在公元七五三年，当时他不顾双目失明，以六十五岁的高龄第六次方到达日本，带去了不少僧人和工匠。在日本生活的十年期间，他在日本建立了律宗，在古都奈良修建了唐招提寺，治愈了日本光明皇太后的病。他不仅宣扬佛法，还向日本人民介绍了中国的语言、文学、建筑、雕塑，直到医学方面的知识，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和中国的文化交流。1987年7月我访问日本时，曾专程到古都奈良寻访了唐招提寺，瞻仰了金堂，拜谒了鉴真和尚长眠的墓地。

二十世纪以来，中日文化交流更为密切。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和郭沫若都曾先后在日本留学。现在仙台市的青叶山麓建有鲁迅之碑，在千叶县的须和田市建有郭沫若的诗碑。由于周恩来总理早年也曾留学日本，现在京都的岚山，建有他的《雨中岚山》的诗碑，这都是中日两国人民友谊世代相传的最好明证。

关于讲到中国和中亚及西亚各国的交往，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张骞在公元前二世纪通西域的壮举。由于他的西行，沟通了中国同西域各国的交通，打开了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通过“丝绸之路”，我国的丝绸、铁器、竹器和各种冶铁与农耕的技术传到了西方去，我们

也从西方得到了葡萄、石榴、胡桃、胡麻、番红花、苜蓿等农产品，还得到以“汗血马”闻名的天马。1956年和1958年，我曾两次访问过苏联中亚细亚的各共和国，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八年两次到过我国的新疆，去年四月，我又访问了中亚的土库曼共和国，这都是张骞通西域时曾经到过的地方。在阿姆河流域一带（古称大月氏），到处看到植有桑树、盛产蚕丝，我还看到了矫健的种马的表演，这就使我联想起当年的天马行空。

通过“丝绸之路”，印度的佛教也很早就传到中国，我们从新疆的库车和吐鲁番的高昌，甘肃的敦煌和天水的麦积山，洛阳的龙门，山西的大同，到处都可以看到佛教文化和艺术流传的影响。

随着佛教的东传，我国曾有不少高僧前往天竺（即印度）求法，其中有一位最为著名的：一是东晋的法显，一是唐朝的玄奘。法显是我国到印度求法的前驱者。他于公元三九九年渡流沙，越葱岭，到达印度各地，还访问过狮子国（旧名锡兰，今名斯里兰卡），前后共十四年，于四一二年经印尼和爪哇回国，到建康（今南京）的道场寺翻译佛经，还著有《佛国记》一本，为我国研究南亚次大陆的重要著作。玄奘通称三藏法师，也就是我国妇孺皆知的《西游记》中的唐僧。他于公元六二九年出玉门关西行，经西域到了印度，在那烂陀寺从戒贤法师学习。他在印度共十七年，遍游天竺各地，名震五印度。公元六四五年他回到长安，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把老子的《道德经》和在印度早已失传的《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他著有《大唐西域记》一书，一直到现在还是研究西域各国的一本重要的著作。

到了元朝，在沟通中外文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就是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一译马哥·孛罗）。他生于威尼斯的一个商人的家庭，1271年随他的父亲和叔父，经两河流域、伊朗和帕米尔高原来到东方，1275年他们到了蒙古的上都，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和信任。马可·波罗在元朝做了十七年的官，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各地，还到过江苏，在扬州做过三年的官，他于1292年回国，当威尼斯和热那亚发生战争时被俘。他在狱中口述了他的名著《马可·波罗游记》，一直流传至今，其中关于大都（今北京）和苏州、杭州等地的记载都很重要。他当年进入大都时，曾路过永定河上的芦沟桥，外国人一向把它称为马可·波罗桥。1986年3月我曾访问意大利的罗马，意大利的朋友们提到马可·波罗在意大利两国人民间建立起的友谊，并用称为“斯帕盖蒂”的面条和称为“皮扎”的烤饼来招待我，相传这就是马可·波罗传授的中国龙须面和馅饼。

到了明朝，明成祖命令信奉伊斯兰教的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郑和姓马，生在云南的昆阳，他在1405年率领水手、官、兵两万七千八百余人，乘在南京龙江宝船厂建造的六十二艘“宝船”，从苏州刘家港出发，途经越南、爪哇、苏门答腊、斯里兰卡等地，经印度西岸返回。他在1405年到1433年前后二十多年间，曾远航七次（一说八次），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他沿途用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交换当地的特产，加强了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同时在南洋各地至今还保留了不少与他有关的遗迹。随他同行的人员当中，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都是研究三宝太监下西洋的重要著作。郑和最后一次回国后，任守备南京太監，现在郑和在南京的故居遗址已改为郑和公园，建立有他的塑像，成立了他的纪念馆，供人游览参观。

在这里可以顺便提到的，就是在明朝，我国已同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建立了友好关系。

在明永乐六年（1408年），浣泥国（今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苏丹）的国王麻那惹加那曾率领王妃及弟妹、子女和近臣一百五十余人到中国访问，到南京后不久即染病逝世，囑“体魄托葬中华”，明朝以王礼把他葬在南京安德门外的石子岗，墓地遗迹至今犹存。以后菲律宾苏禄索王也在永乐十五年（一四一七年）携全家人访问中国，病死在德州，当时明朝以王葬之，后裔则留居中国，加入中国籍，分别改为安、温两姓。

至于讲到外国宗教流传中国的情况，前已讲到佛教最早在东汉和唐代传入中国。伊斯兰教（旧称回教）在七世纪传入中国，主要在我国西部一带，随着阿拉伯国家从海上和位于我国东南一带的泉州经商，伊斯兰教也传到当地。天主教在十五、六世纪传入中国，关于基督教传入中国，主要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这些宗教的传入，对中国的文化都有所影响，也是值得研究的。

从本世纪初以来，我国不少的专家学者都对中外文化的关系作了研究，如张星娘编著有多卷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如冯承钧译有《马可·波罗游记》以及有关西域和南海各国的史料多种；如陈垣研究了火袄、摩尼、佛、一赐乐业（即犹太教）、天主等教在中国的流传，并编有《中西回史日历》、《元西域人华化考》等书；徐宗泽编有《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方豪著有《中国天主教史论丛》和《中外文化交流史论丛》；向达著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季羨林著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前不久（1987年），周一良主编了一本有二十位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编写成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我为此书写了《谈中俄文字之交》）。所有这些著作都为我们开展中外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当此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成立之际，谨祝愿它在今后的研究方面取得更新的成就和作出更多的贡献！

巨人 齐鲁神话与仙话的艺术概括

袁珂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以上所引，是唐代大诗人杜甫有名的《望岳》诗。这诗把地处如今山东省境齐鲁古国的自然环境写得既宏伟而又超拔，给人以浩瀚无垠又挺拔突出的印象。齐鲁两国原是周代初年周武王伐纣、统一中原后所封国。史称武王封姜太公于齐，太公早就国；封其弟周公旦于鲁，周公因辅佐成王，使其子伯禽代他就封于鲁。齐鲁国境毗连，大致以泰山（即杜甫诗所称的“岱宗”）为界，鲁居山南、齐居山北，经济文化上有好些共同点。后来齐得成王赐予征伐有罪诸侯之权，吞并了许多国家，渐成为东方大国，鲁则限于地理条件及其他因素，吞并较少，到了春秋末期，只能以二等国的姿态与齐国相周旋了。虽说是如此，论起两国的神话，还是有其相似点的。战国以后，更和燕齐滨海的仙话合流，形成一种特殊风貌的神话传说。现在想试就此点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鲁国神话最早传述的是关于防风氏的神话，传述者据说是孔子。《国语·鲁语》说：

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客曰：“敢问谁守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客曰：“人长之极几何？”仲尼曰：“僬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

孔子是鲁国人，讲述了这段神话，且见无于《国语·鲁语》的记载，当然要算是鲁国的神话了。神话中所说“于周为长狄”的“长狄”，《左传·文公十一年》也有记载，似乎证实了孔子所述神话的真实性：

鄆瞒侵齐，遂伐我。公卜使叔孙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庄叔，绵房孙为右，富父终甥驷乘。冬十月甲午，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甥摭其喉，以戈杀之。埋其首于子驹之门，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鄆瞒伐宋。司徒皇父帅师御之。酆班御皇父充石，公子谷孙为右，司寇牛父驷乘，以败狄于长丘，获长狄缘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于是以门赏酆班，使食其征，谓之酆门。晋之灭潞也，获侨如之弟焚如。齐襄公之二年，瞒伐齐。齐王子成父获其弟荣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门。卫人获其季弟简如。鄆瞒氏遂亡。

文中的“狄”与“长狄”，就是孔子所说的“于周为长狄”的“长狄”。“长狄”之“长”，自然是“长大”的意思，所以孔子干脆解释说“今为大人”，这就再明白不过了。《左传》记事，常有历史和神话传说杂糅的地方，这里的记载，看来好象是真实，其实还当属于神话传说的范围。所以后来《公羊传》也不得不承认说：“何以书？记异也。”《谷梁传》并且还引述一段汉代初年流传的神话以证实其事说：“长狄也，兄弟三人，跌宕中国，瓦石不能害。叔孙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横九亩。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这里说长狄的“身横九亩”，和前面孔子所说防风氏的“骨节专车”遥相呼应，长狄真不愧是防风氏的“有种”的后代。然而可能都是神话，并非真实。

鲁国所传的神话英雄防风氏和长狄，是巨人；那么齐国的神话英雄又是何如人呢？《史记·封禅书》说，齐祀八神，“三曰兵主，祀蚩尤”。又说：“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查八神中除蚩尤外其他各神，如天主、地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等，无非都是自然神，独号为“兵主”的蚩尤这位战神，最为特出，是黄帝时代著名的神话英雄。“蚩尤姜姓，炎帝之裔”^①，这大约就是也是姜姓并且同属炎帝之裔的太公^②要特尊而奉祀之于诸自然神中的缘由。有关蚩尤神话，除主要见于《山海经·大荒北经》和《大荒东经》的记叙之外，齐国法家管仲的《管子》（当然有许多是属于后人附益）一书中，对蚩尤也有记叙，并且把他推崇得很高：

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辨于东方，得祝融而辨于南方，得大封而辨于西方，得后土而辨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廩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为李。（《五行》）

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芮戟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地数》）

“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以“明于天道”而为六相之首，其地位相当于后世传说的天官冢宰，他不但和黄帝毫无冲突，还是黄帝得力的助手，可见蚩尤之贤。至于蚩尤利用葛卢之山和雍狐之山所产金属来制兵器，虽因此而有诸侯相兼之事，却未说他有伙同其他部族“作乱”的行为（如《书·吕刑》所说蚩尤胁迫苗民“作乱”那样），倒是从中又见蚩尤之能。蚩尤既贤且能，足见齐国人传述的有关蚩尤的神话（传说），是把他当作英雄看待的。齐祀蚩尤，以为兵主，确实是“事出有因”，未可小视。

蚩尤和防风一样，同为巨人。防风的身量，已有《国语·鲁语》明确记载，其为巨人，可毋庸置疑。蚩尤则还须作些间接的小考证。蚩尤在后世传说中，虽然说他“八肱八趾疏首”^③、“铜头铁额、食沙石子”^④，等等，形象凌猛怪异，跃然纸上，但其身量如何，却未有所闻。这当于同是炎帝苗裔而起兵与黄帝作战的夸父^⑤事迹中求之。《山海经·大荒北经》说：“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其为巨人，灼然可见。此经下面，紧接着又说：“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忽然又牵扯到黄帝与蚩尤战争的神话上去，说蚩尤、夸父同为黄帝所杀。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山海经》记叙简朴，《荒经》以下五篇，未经整理，更是显得凌杂无序，致有此突兀之笔。推

想起来，追日夸父，不过是夸父族中的一员，此夸父以追日而渴死，又别有众多的夸父，加入据说有“七十二人”^⑥或“八十一人”^⑦的蚩尤族的战团，同抗黄帝，后不幸兵败，遂与蚩尤同为黄帝的神龙应龙所杀。则蚩尤之为巨人，亦自无可疑。茅盾《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将蚩尤、夸父同列为巨人族，固其宜也。

齐鲁早期神话传说，都以“巨人”为其神话英雄的祖型，然则这种思想观念，又是从何而来呢？根据神话幻想必然是现实生活的折射、反影的唯物主义的命题，我们从《淮南子·地形篇》中便略能探索到一些这方面的消息。《地形篇》记中国五方（包括中央）的地理环境和人民的形状禀赋，其于东方是这样描写的：

东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高肩，企行，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其地宜麦，多虎豹。

其他种种陈述状写暂不必论，东方人“长大”，就是《淮南子》作者替我们总结出的古代人对这个地区人民的概念，“长大”是他们身体形状的鲜明特征。因而《楚辞·招魂》才有：“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那样夸张的设想。而《地形篇》所说的“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的东方，从古代的地理观念看，必当是指中国最东最突出的地区，即古代的齐鲁，如今的山东半岛范围内，其人“长大”至今犹然，俗语所谓山东大汉，便是其豪迈形稟的状写也。“巨人”神话能在此地扎根，并且还生出神话的一个分枝——仙话的花果，正无足异，下面我们就要谈到。

《说文》四上在释“羌”字时省一段话说——

惟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

这段话说得有些模糊，未知确指。如果说东夷之国象君子国、不死国等，都是身体长大、赋性仁寿之国，要真是这个意思，我就说《说文》此处全说对了。不过看来还有一些疑点。这里许君释“大”为“人”，大约是本诸同书十下“大”字下面他自己的解释：“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不错，“大”是正面的人的象形，两手两足兼具，这种形象，在许多摩岩壁画上我们已经见到过了；“人”是侧面的人的象形，惟见一手一足，就是许君所说的“象臂胫之形”^⑧。“大”和“人”的含义既然都是“人”，然而为什么“人”除了“人”的含义外别无他义，“大”除了“人”的含义外又有“大”义呢？许君以“天大地大人亦大”释“大”，这是玄学的解释，是解释不通的。除非真有如神话想象中的“龙颜侈哆、四目灵光”的圣王仓颉^⑨来创制此字，才会产生如此的妙义，初民创制此字，是决不会想到人在天地之间，是居于“三才”之一的地位，而也应“亦大”的那一套的。那至少是该在一两千年后更加聪明的人的头脑中才想象得出来，和原始初民形象思维的质朴的头脑全然联系不上。我以为初民制此“大”字，画的就是一个大人。《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踰其上，张其两臂。”其形象庶几近之。各地摩岩壁画上画的许多大大小小作“大”字状的正面人像，多系成年男性战士，其像之特大者，有的腰间还佩著刀，意必为部落酋长。部落酋长因遂亦有“大人”之称，最初不必即

引伸义，不过逞取其形体的伟硕而已。“大”字既为大人的象形，故“大”既具“大”义，复有“大”义。从神话传说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解释此字，才能把此字解释得通，并且也确实唯物主义的解释，其他都是臆说。那么前引《说文》四上说“东夷从大，大，人也”的“人”字上面，就应该增一“大”字，而为“大，大人也”才对，这样许君所说的整段话的意思就完全贯通了。那就是说，文后所说的“有君子不死之国”，这些国家都是大人国。

据《山海经》所记，君子国在《海外东经》和《大荒东经》，不死民或不死国则在《海外南经》和《大荒南经》。《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也把不死乡和不死民列在南方。此独列不死国于君子国之次，说它们都是属于东夷大人之国，或当别有所据吧。

所据云何？我看恐怕和后来齐地所传的神话有关。齐地所传神话，无过《列子·汤问》所记归墟五神山事。神话说，归墟有五神山，上皆仙圣之种，有珠玕之树，食其华实皆不老不死。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仙圣苦之。天帝乃命禺疆使巨鳌十五往顶戴五山，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五山始峙而不动。龙伯国有大人往钓其鳌，一钓而连六鳌，致令岱舆，员峤二山沉没于海。天帝怒，侵减龙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农时，其国人犹数十丈。据《博物志·异人》引《河图玉版》说：“龙伯国人长三十丈，生万八千岁而死。”大人与长寿相连，此为首见；而一活就活了一万八千年，实际上也就等于不死，属于大人的东夷族中传有不死之国，疑便是这段神话的翻版或改装。这都是汉魏间流传的神话传说，故张湛辑《列子》，张华著《博物志》，均得据以采而入之。

至于君子国，《海外东经》明说他“好让不争”，算得上是“君子”；《说文》又说它“夷俗仁，仁者寿”，自然又属长寿国。但关于后者，也有相反的记叙。《博物志·外国》说：“君子国人，……民多疾风气，故人不蕃息，”似乎又是短命的国家。二说牴牾。我想后说或许是受了《淮南子·地形篇》所说东方之人“长大早知而不寿”说的影响，但“不寿”的说法是不足以概括“君子”这样的人的。故无宁还是取较早一点的“仁者寿”的许慎说为当。观《海外东经》所记君子国人“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的景象，此国的人又确有形体长大的大人光景。

长寿的大人——君子国，当是鲁国所传的神话；而那个“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的儒家首领孔子的形象，又正是君子国神话所取以为范本的。传说“孔子长十尺”^[2]，或说“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3]，又说有人在客舍偷了孔子一只履，回去一量，竟“长一尺四寸”^[4]，由此推想其身量，孔子也可算是巍峨的巨人了。历史记载孔子活到七十三岁才死，这在今天固然不算什么，在古代可也算是高寿。所以说孔子的形象，当即鲁国所传君子国人形象的范本。

至于长寿的大人——不死国，如神话中所传的龙伯国大人之类，又当是战国末年燕齐滨海之地盛传的仙话中的仙人所取以为范本的。何以知其然呢？这里有一个大体上明显、细节上却常被忽略的例子，就是安期生仙话。安期生仙话较完整的有东汉时代托名刘向的《列仙传》^[5]的记叙，说他是秦始皇时候的一个卖药翁，在东海滨卖药，人说他已活了一千岁。始皇东游，和他相见，谈了三天三夜。始皇赐他金璧数千万，他都不受，置之而去，留书给始皇说：“后数年，候我于蓬莱山。”从此便失去下落。这段仙话除了说明安期生的久寿和清高以外，似乎也别无奇特可称之处。倒是比这记载早一两百年的《史记·封禅书》的记载却颇为不同。《封禅书》说，方士李少君向汉武帝说：“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

枣大如瓜。安期生倦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巨枣”亦作“臣枣”，那就是李少君自说安期生给他吃了一个“大如瓜”的枣子，意思都差不多。仙人安期生的形象因食巨枣之故，一下子就鲜明生动了。以至唐代大诗人李白取以为诗云：“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亲见安期生，食枣大如瓜。”语简约而韵无穷。但是我们要研究一下李少君所说：

“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或给人食枣“大如瓜”）的实际情景。当然，这也许是李少君向汉武帝编造的谎话。即使是谎话吧，实在也编造得瑰丽奇伟，所以后来能不胫而走，成为仙话中的佼佼者。这都暂不必管它了。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据李少君所说，是常人的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或给人食枣“大如瓜”呢，还是巨人的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或给人食枣大如瓜”）呢？推寻《封禅书》前后文意，我看应该是后者。因为紧接着便说：“于是天子始亲祠灶，求蓬莱安期生之属。”后面又说：“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可见汉武帝深受李少君所述仙话的影响，无论在李的生前或死后，求仙的目的都是直朝着蓬莱安期生的。经过多番被骗受愚，武帝还不死心，于是便有如《封禅书》后面记叙的这段妙文：

上遂东游海上，行礼祀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其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上即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谓人也。

这里所说“求蓬莱神人”，实际上就是求以安期生为首的蓬莱仙人。蓬莱仙人自然是子虚乌有，不可能求到。但从这段恍惚迷离的文字记叙中，可见汉武帝和求仙使者心目中的蓬莱仙人的形象，原来就是大人。如果双方心目中并没有这种以大人即仙人的预想，那么公孙卿就不敢以看见大人（也许又是编谎）报称是遇了仙人，指一处类似禽兽的足迹说是仙人的足迹；而汉武帝也不至于经过这一番胡弄，就“大（崇大其事）以为仙人也”。必是双方预先都有了大人即仙人的构想，才会演出这番可发一噱的喜剧。追本溯源，还当推在汉武帝所闻“食巨枣”的“仙者”安期生的身上。如果是形体如常的人食巨枣，巨枣则奇矣，食枣者则未足为奇。必定是巨人食巨枣，二奇俱并，始足以耸动听闻，传播久远，给汉武帝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蓬莱求仙，闻说有大人的迹象就有点信以真，盖安期生即武帝所闻于李少君的大人也。

汉武帝时代，那些胡弄瞞骗帝王的方士（李少君、公孙卿都是齐人），把大人当作是仙人，在《封禅书》中，还可以找到其它一些证据。其一是：“其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缙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无所见，见大人迹云。”其二是：“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这里所说的“神人”，就是仙人；“候神”，就是候仙；见到了“大人迹（或许仅仅是怪鸟异兽的爪足迹），就说是见了仙人迹，入海求蓬莱仙人而无效验，公孙卿等方士还老着脸皮拿曾经见到过“大人迹”来为自己辩解——这岂不是把大人当作仙人看待了吗？司马相如写有《大人赋》，以好神仙的武帝拟赋中的“大人”（实即仙人），尤足证

在当时君臣的思想观念中，大人和仙人实有着某种一致性。

方士们传述的仙话竟把蓬莱安期生之属描写成巨无霸式的大人，远一点看可能是受了齐鲁神话中那些巨人型神话英雄如蚩尤、防风等的影响，近一点看则是已杂有仙话意味的五神山龙伯钓鳌神话也在无形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我才将巨人形象，视为齐鲁神话与仙话的艺术概括。推而广之，又还有《庄子·外物篇》所记“任公子为大钩巨缗，以五十犗为饵，投竿东海”、以钓大鱼的神话，以及《三齐略记》所记的“秦始皇欲作石桥，过海观日出处，海神为之竖柱”的神话，等等，或许都是齐鲁巨人神话的流风余韵，影响到后来书籍的记叙中的。而本篇篇首所引杜甫《望岳》一诗，则似乎可以作为齐鲁神话精神的总的展示：那从山东平原上拔地而起、巍然耸立的泰山(岱宗)的雄姿，似乎便成了神话中巨人身影的象征。

① 见《黄氏逸书考》辑《通甲开山图》及《路史·后纪四·蚩尤传》。

② 《史记·齐太公世家》索隐引遮周曰：“(太公)姓姜，名牙，炎帝之裔。”

③ 见《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归藏》。

④ 见《太平御览》卷七九引《龙鱼河图》。

⑤ 《山海经·海内经》：“炎帝……生后土。”《大荒北经》：“后土生信，信生夸父。”据此，夸父亦为炎帝苗裔。

⑥ 见《述异记》上。

⑦ 见《汉学堂丛书》辑《龙鱼河图》。

⑧ 见《说文》八上。

⑨ 见《黄氏逸书考》辑《春秋元命苞》。

⑩ 见《论语·雍也》。

⑪ 见《法苑珠林》卷八引《春秋演孔图》。

⑫ 见《史记·孔子世家》。

⑬ 见《太平御览》卷六九引《论语隐义注》。

⑭ 刘向《列仙传》，人多疑系六朝人伪托，然王逸注《楚辞·天问》，已引有《列仙传》本字，知伪书亦必在东汉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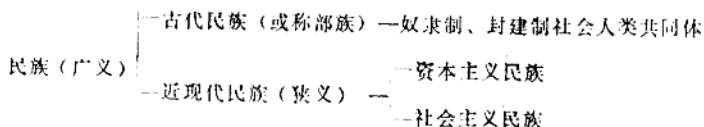
⑮ 见《史记·封禅书》索隐引包恺说及《汉书·郊祀志》。

神 话 是 民 族 的 灵 魂

兼论黄帝族神话的“意识”与特性

萧 兵

神话是民族的灵魂。但神话与民族都是历史范畴，并非与人类一起诞生并且亘古同存的。它们有它们自己发生、发展、衰变、蜕化、消亡的规律和过程。民族，这里是广义地使用的，指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类共同体”，这里不想介入民族学界的讨论，只是把本文涉及的广狭义“民族”示意如下：



“原始民族”这个概念许多著作都在使用，就其最广义而言，并无大弊；但本文多简称某族（或“人”），以免误解。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这里却主要讲的“华夏—汉族”神话。这个华夏族的骨干先民之一即是黄帝族；“华夏族”本身则大致在夏禹治水成功，传位给子启，并由后者建立起奴隶制夏王朝形成的。

谢林在《艺术哲学》里不无夸张地说：“一个民族是有了神话以后才开始存在的……它的思想的一致性——亦即集体的哲学，表现在它的神话里面；因此，它的神话包括了民族的命运。”但是，民族的综合神话（或所谓“系统神话”）是在若干具有类缘关系的氏族、部落神话的基础上生成的。民族的性格和灵魂可以而且应该从组成这个民族的骨干氏族、部落的神话及其“集体意识”里去探寻。

神话是人类与自然斗争的原始性幻想故事，一般说来，只能产生原始或原始性社会构造及其生活、生产活动之中。尤其是所谓“原生态”神话一般都只是发生于氏族或部落时期。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说：“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期”（《选集》第1卷，第6页；《全集》第1卷，第458页）。所以各族的神话及其所反映的族体性格或民族精神必须从各族的前身，即氏族和部落的组织结构情况开始考察。马克思曾暗示氏族是神话的母体，因为氏族的现实当然要比氏族的神话来得古老。

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生产极不发达”的氏族，“完全受着陌生的、对立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神话便跟“幼稚的宗教观念”一起像双胞胎似地由氏族这个母体里诞生（参见《选集》第4卷，第94页）。所以考察“民族神话”及其集体意识必须尽可能从原生的、孤立的“氏族神话”开始。

氏族比起“原始群”来具备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结构。它是人类第一个真正有形式、有组织的“共同体”，不象“原始群”那样任意而松散。所以，只有氏族才能创造有特色、有“个性”的文化，包括神话。当然，氏族是个封闭体，有如恩格斯所说，氏族和“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选集》第4卷，第94页）；也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脐